

調 查 報 告

壹、案由：據訴，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疑濫用權力，支持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涉嫌違法通過股東會決議事項，以強行處分公司財產，又部分重大決議事項疑似不得依公司法第175條規定作成假決議，請本院嚴格把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經濟部有無維護股東權益，阻止公司賤賣資產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有關據訴，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同公司)疑似濫用權力，支持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映公司)涉嫌違法通過民國(下同)108年第1次股東臨時會有關處分楊梅廠及龍潭廠資產、土地、廠房暨生產線等之決議案(下稱A議案)，以及109年股東會有關承認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決議案(下稱B議案)、承認108年度虧損撥補決議案(下稱C議案)，以強行處分公司財產，又華映公司109年股東會所通過之重大決議事項，疑似不得依公司法第175條規定作成假決議，請本院嚴格把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與經濟部有無維護股東權益，阻止公司賤賣資產等情案，經調閱金管會、經濟部等機關卷證資料，且詢問金管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經濟部等機關人員，並蒐研相關司法判決及外國報告等資料，業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 一、雖華映公司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之適法性，如有爭議，應以司法判決為斷，惟金管會與經濟部不得據以脫免責任，仍應督促華映、大同公司之管理階層正當經營公司並確保公司確實遵循內控制

度、公司法、證交法及相關法令，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俾確保股東權益，維護商業秩序：

- (一)陳訴人陳訴意旨略以：大同公司疑濫用權力，支持華映公司強行通過A、B、C等三議案，金管會與經濟部等主管機關應維護股東權益，阻止公司賤賣資產等情。
- (二)針對上情，經濟部與金管會均稱，華映公司股東會A、B、C等三議案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如有爭議，宜由法院認定之：
 - 1、據經濟部表示，按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30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又為兼顧多數股東之權利，法院認為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得駁回其撤銷決議之請求(公司法第189條、第189條之1及其立法理由參照)。所詢A、B、C等三議案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等相關疑義。如有爭議，宜由法院認定之。
 - 2、據金管會說明，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30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是以，股東會之召集或議事程序、議案之討論或決議方法、內容等有無違反法令或章程，允宜依前開公司法規定循司法途徑辦理。
- (三)雖查，華映公司經證交所公告其有價證券自108年5月13日起終止上市，金管會亦同意自109年2月17日起停止有價證券公開發行，並自停止公開發行日起，華映公司已不再為有價證券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公開發行之公司。惟查，除華映公司有價證券上市期間，因華映、大同公司對外公告之98年度

至107年第3季各期財務報告涉嫌不實，使投資人無從得知該訊息作為投資判斷，有礙證券交易市場秩序及廣大投資人之權益，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於109年8月19日以109年度偵字第9801號將涉案人員提起公訴外，依110年4月3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09年度訴字第201號民事判決亦可知，華映公司於108年12月30日股東臨時會通過「處分公司楊梅廠及龍潭廠資產、土地、廠房暨生產線等主要財產案(含動產及不動產)」之議案(即A議案)，剝奪股東實質討論及有效參與公司決策之權益，有違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¹之立法意旨，屬違背公序良俗之脫法行為，經桃園地院判決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該院判決內容略以：

1、主文：確認被告華映公司於108年12月30日上午9時在桃園市○○區○○路○○號(楊梅廠)召開之108年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臨時會)之討論事項第1案之決議無效。

2、不爭執事項：

(1) 被告公司於108年12月30日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並通過討論事項第1案「處分本公司楊梅廠及龍潭廠資產、土地、廠房暨生產線等主要財產案(含動產及不動產，下稱系爭主要財產)」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為：依據被告公司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下稱被告資產處理程序)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而資產處分案相關事項，授權董事會或其他指定之人依相關法令全

¹ 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權處理。

- (2) 系爭股東臨時會於進行系爭決議表決前，並未進行資產估價，且於股東會開會通知、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股東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均未記載預計交易價格。

3、判決理由：原告為華映公司之股東，主張系爭決議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被告資產處理程序第7條第4項、被告公司股東議事規則第8條第3項、主管機關金管會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下稱資產處理準則）第9條第1項，依公司法第191條應屬無效；以及違反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第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核屬召集程序違法，應依公司法第189條予以撤銷等情。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1)系爭決議是否因違反法令，依公司法第191條規定而為無效？(2)如系爭決議非無效，是否因其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法而應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予以撤銷？茲分別論述如下：

- (1) 按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及第191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所謂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係指該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轉讓，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者而言。所謂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係指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明文規定或公序良俗等情形而言。查系爭主要財產

係被告公司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決議處分系爭主要財產，屬被告公司讓與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決議事項，自應符合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意旨。

(2) 再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乃運用股東之出資，形成公司之資本並化為公司之資產，以經營一定之事業，俾求獲取利潤，再將盈餘分派於股東。因此，營業及資產係公司存續中最重要之項目，如公司讓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及資產之變更，基於保護企業所有人(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再由股東會以特別決議同意行之，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第185條第1項第2款、第5項，定有明文(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0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細究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緣由，乃因此等行為涉及公司營業政策或財產之重大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法目的，特為規範較為嚴格之股東會決議方法，以杜公司任意處分資產之流弊。公司法既為保護公司及股東權益，特設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行為，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之規定，其目的自為求決議之慎重，始須規範以較為嚴格之決議方法控管公司任意處分營業或資產之行為，則縱股東會有授權由董事會決定讓與方式或條件之情形，亦應明示此一授權意旨及範圍，始足當之。

(3) 經查，系爭決議固業經被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六十點四一股東出席系爭股東臨時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百分之九十七點一八同意通過，並授權由董事會處理處分事宜，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可稽(見桃園地院卷一第13頁)。惟桃園地院遍查均無事證足認被告公司曾於系爭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以通知敘明系爭決議所指欲授權董事會處分之系爭主要財產項目具體為何，系爭股東臨時會於進行系爭決議表決前，亦未進行資產估價，且於股東會開會通知、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股東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均未記載預計交易價格，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述，然系爭決議卻以董事會得逕「於與債權銀行、聲請查封債權人、相關單位討論取得共識後，處分楊梅廠及龍潭廠資產、土地、廠房暨生產線等主要財產」、「授權董事會決定相關買家」、「授權董事會或指定之人依相關法令全權處理」(見桃園地院卷一第13頁)，惟就交易標的資訊為何？董事會於日後協商時，交易相對人資格、交易方式、條件、價格有無限制等節均付之闕如，形同概括豁免董事會於日後處分系爭主要財產時，就上開重要事項之協商結果均不復須經股東會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監督同意之，不啻使該法保障股東權益、避免董事濫權意旨落空，亦與當代公司治理之精神不符。被告公司雖抗辯其可待董事會實際作成處分資產決議後再行召開股東會進行追認等語，惟如被告公司前開所辯為真，即理應於系爭決議中明文限制董事會實際處分資產後尚須經股東會另以特別決議追認，系爭決議卻對此隻字未提，僅概括授權被告公司董事會全權處理系爭主要

財產之處分事宜，足認系爭決議內容尚無使被告公司日後須另以股東會特別決議追認之意，與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意旨不符，被告公司上開抗辯，難以採信。

(4) 按當事人為迴避強行法規之適用，以迂迴方法達成該強行法規所禁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乃學說上所稱之脫法行為。倘其所迴避之強行法規，係禁止當事人企圖實現一定事實上之效果者，而其行為實質上已達成該效果時，即係違反該強行法律規定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應屬無效(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4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公司欲處分系爭主要財產，未於系爭股東臨時會時具體提出系爭主要財產項目、交易價格、條件、交易相對人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亦未於系爭決議中具體敘明上開重要事項之授權範圍，系爭決議內容無異概括授權董事會，於日後就系爭主要財產之處分決定均不再受股東會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特別決議之事後監督，致該法防杜公司任意處分資產之立法意旨落空，則系爭決議自屬有違公序良俗之脫法行為，依上說明，應屬無效。原告主張系爭決議有違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意旨，依公司法第191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洵屬有據。

(5) 綜上所述，被告公司於系爭股東臨時會之系爭決議內容有違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意旨，屬違背公序良俗之脫法行為，原告主張系爭決議因違反法令而無效，並依公司法第191條規定訴請判決如主文所示，自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進一步探究發現，司法實務見解已肯認母公司大同公司負責人(董事)對母公司所負之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中，包含對華映公司等子公司負有監督管理之義務，此有110年6月1日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訴更一字第1號民事判決(投保中心對大同公司負責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可佐。又2021年5月亞洲公司治理協會 (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下稱ACGA)發布之《2020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未來承諾-亞洲公司治理與ESG趨於一致，下稱2020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CG Watch 2020: Future Promise- Aligning governance and ESG in Asia，下稱CG Watch 2020)²，更將金管會與經濟部處理大同公司負責人(其亦因涉犯前揭華映公司財報不實罪嫌遭臺北地檢署起訴)於2020年6月30日股東會剔除部分股東表決權事件，揭示我國主管機關推動公司治理之成效，以及保障股東權益之程度，猶嫌不足，且「法治」有時成為主管機關責任之避風港：

- 1、根據《2020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CG Watch 2020: Future Promise)所載，金管會與經濟部處理大同公司負責人於2020年6月30日股東會剔除部分股東表決權事件，ACGA認為我國推動公司治理及保障股東權益之程度，尚嫌不足，如表1：

表1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對於金管會與經濟部處理大同公司剔除部分股東表決權事件之評論

原文	中譯版
After a long drawn out fight, the Lin family lost control	久戰多年，林家失去控制權 臺灣知名家電廠商大同公司109年10月21日

² ACGA, & CLSA (2021). CG Watch 2020: Future Promise- Aligning governance and ESG in Asia. ACG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cga-asia.org/advocacy-detail.php?id=425>。

原文	中譯版
<p>Control of Taiwan’s iconic home appliance maker, Tatung, was finally wrested from the founding Lin family on 21 October 2020 at an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EGM) where dissident candidates took five director and two independent director seats, against just one director and one independent director seat won by Tatung-nominated candidates.</p>	<p>舉辦股東臨時會，公司派提名候選人僅拿下1席一般董事、1席獨董，市場派則獲得5席一般董事、2席獨董，創辦人林家最終失去控制權。</p>
<p>MOEA gave investors permission to hold an EGM after Tatung abused the AGM The meeting was only made possible after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OEA) grant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ermission to hold an EGM. This followed Tatung unceremoniously throwing out the votes of 27 investors representing a combined 53% stake at it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on 30 June 2020. It did so on the dubious grounds that some investors aimed to acquire Tatung and had not been truthful in their government filings, or that they represented capital from China.</p>	<p>股東常會遭公司派濫用，經濟部允許投資人召開股東臨時會 此次股東臨時會得以召開，係因法人投資人申請獲經濟部核准。此事須由109年6月30日之大同股東常會說起，當日公司派主張有投資人意圖併購大同，且未據實向政府申報，亦有人具中資背景，於是逕自刪除27名投資人、代表53%股權之投票權。</p>
<p>Officials objected to Tatung’s tactics, but could do little about them <u>Although senior officials from every branch of the regulatory regime strongly objected to Tatung’s actions, it quickly became apparent that they had limited tools to address this appalling breach of protocol and shareholder rights.</u> Their first response was to change Tatung’s classification to full-delivery stock eliminating margin trading on the day after the AGM. This is the third most severe form of Taiwan Stock Exchange (TWSE) punishment after delisting and suspension of trading. Exchange spokesperson, Rebecca Chen, charged that Tatung had ‘ignored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a judge nor a government agency’ and had no right to block shareholder votes.</p>	<p>官員不贊同公司派手段，但可用權能有限 <u>各主管機關高層雖強烈反對公司派做法，但很快便可看出，面對如此公然違反程式及股東權益之舉，主管機關所能動用工具卻有限。</u>證交所率先出手裁罰，於股東常會隔日將大同股票改列全額交割股、不得採保證金交易，嚴厲程度僅次於下市及暫停交易。證交所發言人陳麗卿痛批大同，既非法院亦非權責機關，無權剔除股東投票資格。</p>
<p>MOEA said it considered the June AGM illegal, but lacked powers to remove board The MOEA said it did not consider the June 2020 board election legal, but could not declare it invalid because only a court had the power to do so. The MOEA did reject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board members, but Stephen Wu, a lawyer from Lee and</p>	<p>經濟部表示考慮宣佈6月股東會違法，但無權撤除董事會 經濟部表示並不認為109年6月之董事會選舉合法，但僅法院有權可宣判其無效。大同之董事變更登記雖已遭經濟部駁回，但理律法律事務所吳志光律師指出，公司登記並非董事會行使權利之要件。簡言之，如公司派執意無視政府意見</p>

原文	中譯版
<p>Li, pointed out that registration was not a requirement for a board to exercise its rights. ‘To put it simply, there is nothing the government can do if Tatung is determined to ignore all the government’s instructions and public opinion. Tatung must obey the court ruling, but the legal process will likely take along time.’</p>	<p>及社會輿論，政府亦無計可施。若交由法院裁判，公司派雖然必須遵循，但訴訟程式將曠日廢時。</p>
<p><u>FSC looks into revising SEA to give it more options in future</u> <u>Thomas Huang, the chairman of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 conceded this point on 9 July 2020, a scant seven weeks into his term as the new head of the regulator. He said plainly, ‘We understand that the public hopes that we can quickly solve the situation, but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SEA) does not offer us enough tools to do that.’</u> <u>After a week of review, the FSC found that what it could do was report the Tatung chair to prosecutors for breach of trust because the AGM had led to impairment losses, a first for malpractice in shareholder services. Huang said the FSC would look at ways to amend the SEA to give itself more options in future.</u></p>	<p><u>金管會研議修訂證交法，未來可祭出更多措施</u> <u>新官上任僅7周的金管會主委黃天牧亦坦言，深知外界期盼主管機關立即導正，但證交法並未給予足夠工具。經研商1周後，金管會發現可基於股東常會已生減值損害，依特別背信罪向檢調告發大同董事，亦是因股務辦理不當而遭金管會移送檢調之首例。黃天牧表示，金管會將研擬修訂證交法，增加未來可用措施。</u></p>
<p><u>The system sort of worked, eventually</u> <u>At long last, on 12 August 2020, the MOEA approved an application from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 to hold an EGM and new board election,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long-awaited 21 October 2020 transfer of control. The system worked - sort of - but not before exposing gaping holes in regulatory powers.</u></p>	<p><u>監管體系最終算是發揮效用</u> <u>至109年8月12日，經濟部總算批准個人及法人股東申請召開股東臨時會重新改選董事，於是有109年10月21日大同控制權終於易主的局面。監管體系(算是)發揮了功效，但在此之前也已暴露出主管機關權能的重大缺口。</u></p>

資料來源：《2020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CG Watch 2020: Future Promise)，網址為<https://www.acga-asia.org/advocacy-detail.php?id=425>。

- 2、《2020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CG Watch 2020: Future Promise)亦指明，「法治」有時成為主管機關擋箭牌，免做出艱難決定及負起責任，摘要如下：

(1) Rule of law is a mantra that regulators sometimes hide behind: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when faced with those twisting the rules, regulators would typically say ‘Taiwan follows the rule of law’, then leave it to the system to deal with wrongdoers. The enforcement process could take years if the courts got involved or legislative changes occurred. In other words, the rule of law mantra served as something of a shield for regulators to hide behind to avoid difficult decisions and assuming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法治」二字有時成為主管機關擋箭牌：通常碰到有人不按規定行事，主管機關的說法多半是：「臺灣是法治社會。」然後便將犯事者移交現行制度處置，然而執法程式無論是由法院介入，抑或須俟修法完成，都可能將花上數年時間。換言之「法治」二字成了主管機關人員的某種擋箭牌，以此避免做出艱難決定及負起個人責任。)

(五)綜上，雖華映公司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之適法性，如有爭議，應以司法判決為斷，惟查，除華映、大同公司對外公告之98年度至107年第3季各期財務報告涉嫌不實，業經臺北地檢署提起公訴外，依桃園地院109年度訴字第201號民事判決得知，華映公司於108年12月30日股東臨時會通過「處分公司楊梅廠及龍潭廠資產、土地、廠房暨生產線等主要財產案(含動產及不動產)」之議案(即A議案)，剝奪股東實質討論及有效參與公司決策之權益，有違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意旨，屬違背公序良俗之脫法行為，經該院判決確認股東

會決議無效；又ACGA發布之《2020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CG Watch 2020: Future Promise)，以金管會與經濟部處理大同公司負責人(其亦因涉犯前揭華映公司財報不實罪嫌遭臺北地檢署起訴)於2020年6月30日股東會剔除部分股東表決權事件為例，凸顯我國主管機關推動公司治理之成效及保障股東權益之程度，猶嫌不足，適證陳訴人指稱華映、大同公司違法濫權未歇，侵害股東權益甚鉅等情，洵非無據。尤《2020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CG Watch 2020: Future Promise)亦論及，「法治」有時成為主管機關責任之避風港，可據以免責，是金管會與經濟部不得藉此脫免責任，仍應督促華映、大同公司之管理階層正當經營公司並確保公司確實遵循內控制度、公司法、證交法及相關法令，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俾確保股東權益，維護商業秩序。

二、金管會督導證交所實質審閱華映公司107年度財務報告相關財務資訊、19項對中國華映科技承諾事項與履行情形暨涉及重大會計處理議題，並針對大同公司107年度及108年第2季財務報告，有關大同集團對華映公司之債權予以審查，均未發現重大異常：

(一)華映公司於98年間以子公司之股權作價取得中國華映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華映科技)股權，且華映、大同公司應中國證券監理機關要求出具19項承諾事項，該等承諾事項包含中國華映科技關聯交易需降至一定比率，若違反將須贈股予中國華映科技其他股東，或保證中國華映科技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10%，不足部分由中華映管(百慕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百慕達華映)以現金補足等，嗣華映公司107年底聲請重整後，中國華映科技向百慕達

華映、華映公司及大同公司提出鉅額求償，金管會遂於108年4月調查發現華映公司98年度至107年第3季各期財務報告附表均未揭露相關重大合約承諾情形，認為該公司對外公告不實財務報告，隱匿對投資人決策有重大影響之承諾事項及履行情形，而有違反證交法之虞，爰向臺北地檢署告發，並經該署於109年8月21日起訴時任負責人在內相關涉案人員，投保中心則於同年9月29日公告受理善意投資人求償登記。

- (二)有關陳訴人指稱「華映、大同公司98年度至107年第3季各期財務報告均未附註揭露對中國華映科技19項重大承諾事項，涉有隱匿重大訊息，肇使廣大善意投資人受害，破壞證券市場秩序」一節，前經本院調查「有關據訴，為大同公司、華映公司、綠能公司等大同集團旗下上市公司，營運期間發生重大弊端，財務、業務嚴重失靈，造成股東及廣大投資人鉅額損失，金管會及所屬業務機關涉有怠忽職守，致民眾權益受損」等情案，已具體指摘「金管會106年5月接獲民眾陳情華映、大同公司未對外揭露對中國華映科技19項重大承諾事項，對華映、大同公司閱表者決策有重大影響，惟該會僅函請證交所查報，而證交所亦僅函詢華映、大同公司及其簽證會計師，渠等主張相關承諾無重大影響，迨至中國華映科技依照相關承諾向華映、大同公司提出鉅額求償後，始於108年4月向檢察機關告發該二公司涉有隱匿財務報告之不法情事，核有未當」，以及「金管會輕忽對大同集團上市公司經營之監理，牽涉廣大利害關係人，華映公司申請重整與綠能公司解散，已嚴重衝擊3,876名被資遣員工之家庭生計，並影響上、下游業者及債權銀行之正常營運，然於

108年以來該等公司屢有重大訊息揭露、資金貸與、內部控制制度等違反金融法令之情事，該會實應強化相關監理措施，並允宜協同勞動部與經濟部責請該等公司建立經營動態即時公開機制，俾防範或降低相關利害關係人損失衝擊」等缺失，業請金管會檢討改進在案，此有本院109財調20調查報告³可資參考。

(三)查華映公司已於公告申報之107年度財務報告揭露前述對中國華映科技19項承諾事項及履行情形，惟華映公司股東權益已呈新臺幣(下同)-4,561,655千元、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計31,777,151千元，已有流動性不足之虞，該公司雖已向法院聲請重整及緊急處分，並提出採行之具體因應對策，惟其無法進一步提供改善財務結構、彌補虧損，資產是否足以抵償其債務之延伸性評估，致會計師出具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另查，金管會雖稱，華映公司106年度財務報告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然如前述，該公司負責人涉有隱匿98年度至107年第3季各期財務報告，業經臺北地檢署提起公訴，爰華映公司106年度財務報告內容核不足採。

(四)據金管會表示，華映公司107年度財務報告、大同公司107年度及108年第2季財務報告有關大同集團對華映公司之債權等部分，由證交所實質審閱結果，均未發現重大異常：

1、華映公司於107年12月13日向法院聲請重整及緊急處分，金管會已督導證交所於同年月18日赴該

³ 關於該案調查報告之電子檔，請至本院全球資訊網(網址為：www.cy.gov.tw)上方之「監察成果查詢」項下，點選「調查報告」，再往頁面右方點選「放大鏡圖示」後，於顯示之「案號」輸入「109財調0020」，按「送出查詢」按鈕，該案調查報告之電子檔即可在「檔案下載」區點選下載。

公司實地查核，瞭解該公司營運狀況，續將該公司107年度財務報告(19項承諾已揭露於財務報告)納入實質審閱，針對相關財務資訊、承諾揭露暨涉及重大會計處理議題進行審查，證交所審閱結果尚未發現重大異常。

- 2、華映公司因107年度財務報告顯示淨值為負數，經證交所依其營業細則第50條之1第1項第9款規定，公告該公司有價證券自108年5月13日起終止上市。
- 3、金管會另督導證交所將大同公司107年度及108年第2季財務報告納入實質審閱，針對相關財務資訊進行審查，有關大同集團對華映公司之債權，經證交所調閱會計師查核(核閱)工作底稿，亦未發現重大異常。

(五)至「金管會就華映公司屢未依其所定期限重行公告申報107年度財務報告之處置情形」一節，據金管會說明：

- 1、華映公司公告申報之107年度財務報告，因股東權益已呈負值、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已有流動性不足之虞，致會計師出具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因該等查核意見已影響財務報告之允當表達，金管會於108年4月8日函請該公司於文到20日內洽請會計師重行查核並重行公告申報。
- 2、嗣華映公司於108年4月29日發布重大訊息表示，其無法如期重行公告申報107年度財務報告，金管會於同年5月2日處負責人罰鍰24萬元，並再限期重編，續該公司基於刻向法院聲請重整或破產中，財務業務狀況尚難有立即成果使會計師更改原出具保留意見之查核結論，爰於重編期限內數次來函申請延長重行公告申報期限，並經

金管會同意展延在案。

- 3、該公司業於108年12月30日股東會決議申請撤銷公開發行，經依公司法第156條之2規定向金管會申請撤銷公開發行，經考量該公司已於108年5月13日終止股票上市、同年8月30日工廠全部停工、9月18日向法院聲請宣告破產，嗣桃園市政府並已認定該公司歇業事實以108年12月1日為歇業基準日，故該公司已無公開發行之實益，復考量華映公司為上市公司大同公司之子公司，大同公司仍應依規定代華映公司即時公開重要資訊，金管會爰於109年2月17日依公司法第156條之2同意其停止公開發行之申請。

(六)綜上，金管會督導證交所實質審閱華映公司107年度財務報告相關財務資訊、19項對中國華映科技承諾事項與履行情形暨涉及重大會計處理議題，並針對大同公司107年度及108年第2季財務報告，有關大同集團對華映公司之債權予以審查，均未發現重大異常。

三、本案陳情人數眾多，緣華映公司於109年6月股東常會假決議後，金管會陸續接獲逾150名小股東陳情公司賤賣資產，並已於109年7月函請大同公司，就大同、華映公司辦理資金貸與、背書保證或轉投資情事，應發布重大訊息揭露相關資訊，如有達公告標準之重大交易，並應即時檢送相關資料；另109年臺北地檢署起訴華映公司前負責人等人涉犯財報不實等罪嫌，投保中心已代表受害投資人提起團體訴訟：

(一)本案陳情人數眾多，緣華映公司於109年6月股東常會假決議後，金管會陸續接獲逾150名小股東陳情公司賤賣資產，並已於109年7月函請大同公司及其簽證會計師，就大同公司及重要子公司(華映及尚志

資產)辦理資金貸與、背書保證或轉投資情事，應發布重大訊息揭露相關資訊，如有達公告標準之重大交易(含資金貸與、背書保證、取得或處分資產)，並應即時檢送相關資料、洽簽證會計師提供複核意見：

- 1、金管會業依證交法第36條之1訂定資產處理準則，規範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金額達一定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洽專業估價者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出具意見，及應即時辦理資訊公開，並應督促其未公開發行之子公司亦應依前開處理準則辦理。查華映公司已於108年5月13日終止上市，並於109年2月17日停止公開發行，後續係由大同公司代華映公司發布重大訊息或公告。
- 2、有關華映公司擬以公開標售方式處分華映楊梅一廠及楊梅新城宿舍一案，該公司業於事實發生日前委請獨立專業鑑價機構中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寶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及先鑑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先鋒國際資產鑑定有限公司)出具鑑價報告，其母公司大同公司並業依前開規定於109年8月11日及9月1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標的內容、交易對象、金額及鑑價報告之重要內容等重要資訊。
- 3、據金管會說明，華映公司雖已非公開發行公司，惟仍為大同公司之子公司，金管會業督促證交所提升對大同公司監理等級，並於109年7月13日函請大同公司及其簽證會計師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 (1) 確實依規發布即時及完整重大訊息。
 - (2) 大同公司及重要子公司(華映及尚志資產)辦理資金貸與、背書保證或轉投資情事，不限金額

大小，應發布重大訊息揭露相關資訊。如有達公告標準之重大交易(含資金貸與、背書保證、取得或處分資產)，並應即時檢送相關資料、洽簽證會計師提供複核意見。

- (3) 每月結束後20日內檢送大同公司及重要子公司月結財務報表，並提供高流動資產餘額證明及洽簽證會計師提供複核意見。
- (4) 每次召開董事會前後，檢送開會通知、議案內容及董事會議事錄。
- (5) 請簽證會計師就該公司內部控制之設計及執行有效性加強查核，並請就近期經營權之爭產生支出及費用，於109年第2季合併財務報告加強核閱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投保中心已針對前揭華映公司財報不實案受理善意投資人委任求償登記，辦理民事求償事宜：

1、投保中心係依照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28條相關規定辦理團體訴訟，相關受理事項公告透過下列線上或線下管道，周知市場投資人：

- (1) 發布新聞稿，並於投保中心網站公告受理訊息及受理條件。
- (2) 函請全國各證券商總公司於該公司網站公告投保中心受理訊息之超連結選項，並將求償訊息張貼於各營業處所，協助投資人辦理求償事宜及提醒投資人留意登記時間。
- (3) 函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於該會網站佈告欄放置投保中心之求償訊息及求償表下載功能。
- (4) 函請周邊單位於所屬網站建立投保中心受理求償訊息之超連結。
- (5) 於投保中心投資人服務專線語音系統輸入案

件求償訊息，供投資人查詢，並可轉接同仁說明。

(6) 於平面媒體刊登公告受理之廣告稿。

(7) 於公告受理案件登記日期截止前10日左右，再次發布新聞稿，提醒符合受理條件之投資人儘速辦理求償登記。

2、為保障華映公司投資人權益，投保中心係以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9801號刑事起訴書所載事實及相關事證，並考量時效，受理華映公司投資人求償之不實財報範圍為104年第4季(公告日期：105年3月31日)至107年第3季財報，並以該公司於108年4月11日發布重訊就「媒體報導：財報揭露不實將移送檢調」為說明，作為消息公開日，擬具以下受理條件，於109年9月29日公告受理投資人求償登記：

(1) 善意買受人：於105年4月1日(含)起至108年4月11日(含)止於市場買入華映公司股票，經扣除於前開期間內賣出華映公司股票所獲利益後，仍受有損害者。

(2) 善意持有人：於105年3月31日持有華映公司股票，並可提出前於105年3月18日(含)至105年3月31日(含)曾委託出售(含成交)股票紀錄，且該等股票於108年4月12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而受有損害者。

3、關於華映公司財報不實團體訴訟案，投保中心公告受理期間為109年9月29日至10月30日。於該案受理前，華映自救會部分成員曾於109年9月3日拜訪投保中心，投保中心已向渠等說明該案後續受理及相關訴訟流程。另於該案受理期間，投保中心亦接獲多件書面申訴及電話諮詢，投保中心

均已回復說明受理條件及如何辦理登記事宜。

(三)綜上，金管會已於109年7月函請大同公司，就大同、華映公司辦理資金貸與、背書保證或轉投資情事，應發布重大訊息揭露相關資訊，如有達公告標準之重大交易，並應即時檢送相關資料、洽簽證會計師提供複核意見；另109年臺北地檢署起訴華映公司前負責人等人涉犯財報不實等罪嫌，投保中心已代表受害投資人提起團體訴訟。

四、華映公司於109年6月股東常會承認108年度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之決議，尚非特別決議事項，股東常會自得依公司法第175條之規定作成假決議，經濟部則無公司股東常會承認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之議案不得以假決議為之相關函釋規定：

(一)陳訴人陳訴意旨略以：華映公司於109年6、7月股東常會決議通過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即B議案)、108年度虧損撥補承認案(即C議案)，係屬重大決議事項，不得以公司法第175條之規定作成假決議，該公司涉有違反經濟部函釋等情。

(二)按公司法第228條、第230條規定：「(第1項)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第1項)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常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第2項)前項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之分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是以，公司財務報表、虧損撥補之議案應經股東常會承認。復按同法第174條、第175條規定：「股東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第1項)出席股東不足前條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1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第2項)前項股東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視同前條之決議。」是以，公司法第175條之假決議，乃係出席股東不足同法第174條規定之定額者之補救措施。先予敘明。

(三)經查，依公司法及法規主管機關經濟部函釋規定，公司股東會承認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係屬一般決議事項，尚非特別決議事項，股東會自得依規定作成假決議，略以：

- 1、按經濟部71年1月5日商00158號函釋規定，假決議之規定僅適用於討論一般事項，倘屬公司法規定之特別決議事項，如決議變更章程，同法第277條⁴已有特別規定，自不得準用公司法第175條之規定作成假決議。
- 2、又有關股東會承認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係屬一般決議事項(公司法第230條、經濟部93年1月28日經商字第09302046680號函釋參照)，尚非特別決議事項，股東會自得依規定作成假決議。

(四)據經濟部表示，陳訴人所稱「華映公司重訊揭露財

⁴ 公司法第277條規定：「(第1項)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章程。(第2項)前項股東會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第3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第4項)前2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報虧損補撥承認乃重大之案件宣告，自不得用公司法第175條之規定做成假決議」一節，尚未具體引述該部文號，且經查該部亦無該則函釋之規定。

- (五) 綜上，華映公司於109年6月股東常會承認108年度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之決議，尚非特別決議事項，股東常會自得依公司法第175條之規定作成假決議，經濟部則無公司股東會承認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之議案不得以假決議為之相關函釋規定。

五、世界銀行2019年評比我國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之表現退步，又亞洲公司治理協會2021年評鑑我國公司治理流於形式，實施品質欠佳，未能帶動企業實質改革，況有官民鬥法之態，金管會與經濟部允應切實檢討精進，增進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有效落實公司治理，接軌國際：

- (一) 經查，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自2003年起每年發布「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藉由模擬案例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各經濟體自公司設立、營運至破產後之債務清理等過程所需之程序、時間、成本與相關法制。該報告係以「開辦企業」(Starting a Business)、「申請建築許可」(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 Permits)、「電力取得」(Getting Electricity)、「財產登記」(Registering Property)、「獲得信貸」(Getting Credit)、「保護少數股東」(Protecting Minority Investors)、「繳納稅款」(Paying Taxes)、「跨境貿易」(Trading across Borders)、「執行契約」(Enforcing Contracts)及「債務清理」(Resolving Insolvency)等10項指標，評比一個經濟體對企業經商之友善程度。

- (二) 惟查，根據2019年10月世界銀行發布《2020經商環

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20)⁵所揭，我國在全球190個主要國家及經濟體中，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排名第15名，相較2019年第13名下滑2名，顯見我國經商環境變差，尤其，我國「保護少數股東」(Protecting minority investors)指標排名，從第15名跌落為第21名，凸顯世界銀行評比我國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之表現退步，且跌幅高於整體水準，觀察其主要原因係董事責任指數(Extent of director liability index)、股東訴訟容易指數(Ease of shareholder suits index)及股東權利指數(Extent of shareholder rights index)⁶較弱，如表2：

表2 世界銀行《2020經商環境報告》之「保護少數股東」指標

指標名稱	我國	高所得OECD成員國 OECD high income	最佳監管績效 Best Regulatory Performance
「保護少數股東」指標分數(0-100) Score of protecting minority investors (0-100)	76.0	68.2	-
揭露程度指數 (0-10) Extent of disclosure index (0-10)	9.0	6.5	10(13 個經濟體)
董事責任指數 (0-10) Extent of director liability index (0-10)	5.0	5.3	10(3 個經濟體)
股東訴訟容易指數 (0-10) Ease of shareholder suits index (0-10)	7.0	7.3	10(1 個經濟體)
股東權利指數 (0-6) Extent of shareholder rights index (0-6)	4.0	4.7	6(19 個經濟體)
所有權及控制指數 (0-7) Extent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dex (0-7)	6.0	4.5	7(9 個經濟體)
公司透明指數 (0-7) Extent of corporate transparency index (0-7)	7.0	5.7	7(13 個經濟體)

⁵ Doing Business (2019). Doing Business 2020. The World Ban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20>

⁶ 董事責任指數(Extent of director liability index)係在評比少數股東之訴訟門檻、其法律上救濟途徑，以及董事就該交易負責之要件。股東訴訟容易指數(Ease of shareholder suits index)則在檢視少數股東於訴訟中取得公司關於該交易的內部文件、相關證據之難易度，以及訴訟費用的負擔歸屬。股東權利指數(Extent of shareholder rights index)旨在測驗股東能夠影響公司決策之能力。

資料來源：《2020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20)，網址為<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20>。

(三)另查，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每兩年針對亞洲國家的公司治理情形進行評鑑，包括深入探討各國的政策、法規及市場表現，提出建議並發布CG Watch評鑑報告，其評鑑結果受到亞洲各國普遍重視。而2021年5月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發布之《2020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⁷ (CG Watch 2020: Future Promise)，係透過「政府與公共治理」(Government & Public Governance)、「監管機構」(Regulators)、「公司治理規範」(CG Rules)、「上市公司」(Listed Companies)、「投資人」(Investors)、「審計與審計監管機構」(Auditors & Audit Regulators)、「公民社會與媒體」(Civil Society & Media)等7大構面，共計119個問題，針對2019年至2020年期間12個亞洲國家(澳洲、中國、香港、印度、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臺灣及泰國)進行公司治理評鑑。至我國公司治理排名第4名，僅次於澳洲、香港、新加坡，與2018年排名相較，名次進步一名，創歷年最佳成績

(四)然查，《2020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CG Watch 2020: Future Promise)亦載明，我國公司治理實施品質欠佳，未能帶動企業實質改革，甚有官民鬥法之勢，流於形式，建議我國「公司治理藍圖」內容可著重於個別公司治理文化及轉型，而非僅提供制式化的檢查表，推動有意義的公司治理敘述性揭露，政府亦可針對藍圖所訂定之各項措施，定期提供執行進

⁷ ACGA, & CLSA (2021). CG Watch 2020: Future Promise- Aligning governance and ESG in Asia. ACG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cga-asia.org/advocacy-detail.php?id=425>

度報告等等，摘要如下：

1、Government & public governance(政府與公共治理)構面：

(1) Taiwan needs a mor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governance thinking: While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companies with detailed guidance on achieving sound governance systems, the danger is that most translate this into yet more box-ticking disclosure without any deeper CG understanding. What the CG Roadmap should seek to engender in coming years is more meaningful disclosure and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y corporate boards in Taiwan think about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in particular how these two major challenges intersect, and then extending this to change company culture. (臺灣在治理思維方面需要更根本的轉型：輔導企業建立健全治理體系固然重要，但就怕對多數企業又將此當成「勾選答案」式的披露，而未能深入理解公司治理之意涵。「公司治理藍圖」未來幾年應追求更有意義的披露，且從根本推動轉型，讓臺灣企業的董事會能開始思考治理及永續兩大議題(尤其二者之交集)，並延伸至公司文化改革。)

(2) Taiwan's devotion to standardisation produces only incremental results: ...such incremental changes will not produce the answers that Taiwan needs for today's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Instead, the regulatory

approach must shift to challenging companies to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and communicate their individual CG situations clearly and honestly, instead of churn out reams of nearly identical reports. The Roadmap as it stands does not inspire confidence that it can bring about such a result. (臺灣致力於標準化，僅能產生漸進成果：……此種漸進式變革所產生的答案，並不足以解決臺灣當前最迫切的難題。相反地，主管機關應轉為驅策企業增加差異性，要求清楚、坦白陳述公司自身之治理狀況，而非不斷產出近乎同一模子刻出的報告。然而，當前的「公司治理藍圖」恐怕難以有此效果。)

- (3) CG reform needs to transform business culture: The CG Roadmap could be more creative and put more emphasis on individual company governance culture and transformation, instead of just offering checklists. Government should also provide regular status reports on the Roadmap, with point-by-point updates. (公司治理改革須改變企業文化：「公司治理藍圖」可再別闢蹊徑，更為注重個別企業的治理文化及轉型，而非僅僅提供檢核表。政府也應定期提供「公司治理藍圖」現況報告，逐項列出進度。)

2、CG rules(公司治理規範)構面：

- (1) Disclosure rules often do not produce

meaningful disclosure(申報規定往往未能帶來有意義披露)：

- 〈1〉 Narrative versus template box-ticking: One way to evaluate whether a company has truly embraced sou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its degree of transparency and the effort it puts into helping outsiders understand its inner workings, and this comes through in the quality of the narrative in disclosure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by narrative we do not mean more words! Indeed, more information can often obfuscate a reader. Instead, we are looking for meaningful descrip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governance practices. Ironically enough, regulators may be the victims of their own success here because as they have laboured to implement CG requirements, many companies have been able to coast by and just fill out templates and tick boxes instead of doing the deeper work required to produc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a few places in the rules where this pops up(撰文敘述 vs.依範例打勾：評估企業是否真正走向健全公司治理，可觀察其透明度，以及願意下多少功夫幫助外界瞭解其內部工作，而這兩點又能從披露文件的敘述品質中看出。在此也須指出，「敘述」的意思並非「增加字數」，一味增加資訊往往反而使讀者如墜五里霧中，ACGA期望看到的是以有意義的方式描述、解釋治理方面的實務做

法。說來諷刺，主管機關雖努力實施公司治理規範，卻可能適得其反，許多公司只是填填範本、打打勾便交差了事，而非依規定深入檢討以達良好溝通。上述問題出現在規定中的幾個地方)：

- 《1》 CG Reports and CG Code compliance statements: Disclosure frequently consists of little more than a tick indicating compliance, with no discussion of how something was achieved. Perhaps the authority should reword requirements to comply and explain and show. (「公司治理報告」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遵循聲明：披露內容往往僅止於勾選規定事項表示遵循，而未討論如何達成。或許主管機關應調整文字為「遵循並說明、展現」。)
- 《2》 Quarterly reports: Explanatory notes are required, but only to IAS 34 Interim Reporting standard. There is often no deeper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季報：依規定須以附註說明，但僅須依照IAS 34 期中財務報導標準辦理，往往未針對管理情形更進一步深入討論、分析。)
- 《3》 Annual reports: Disclosures often make reference to macro developments, but offer few specifics on how an industry or a company is adjusting to them. (年報：披露內容往往提及大趨勢，但甚少

陳述產業或公司具體如何因應。)

3、Listed companies(上市公司)構面：

(1) CG reports cover a range of topics, but provide very little useful detail: CG reports tend to be complete in that they include a response to every item in the CG code, but they are far from detailed and are often downright coy. (公司治理報告涵蓋多項主題，但有用細節甚少：公司治理報告由於逐項回應「公司治理守則」，因此多半完整，但欠缺細節，且往往十分含糊。)

(2) CG disclosures often lack substance. For example, CG report responses often consist of a game that is played like this(公司治理披露內容有官民鬥法之感。舉例而言，公司治理報告中的回應模式往往如下)：

〈1〉 Regulators require disclosure on a comply or explain basis, such as: Does the company keep track of the list of its major shareholders as well as the ultimate owners of those shares? The company responds, ‘Yes,’ then under the detailed explanation section parrots back the rule, ‘The Company tracks the shareholdings of directors, officers and shareholders’ holding more than 10% of the Company’s outstanding shares.’ This is a real example from a well-known large cap. Notice it says nothing about ultimate owners. (主管機關規定，披露採「遵循或說明」方式，如：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

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答曰：「是。」接著在「摘要說明」一欄將規定複述一遍：「本公司隨時掌握董事、經理人及持股10%以上股東持股情形。」以上內容摘自某知名大型股公司之實際回答。而且，當中還未提到最終控制者。）

〈2〉 Occasionally, the company embellishes the response with more words copied from the rules, or the dates they adopted a procedure to produce a list, details about the procedures for producing a list, or proclam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 list. But no actual list or link to such a list is given. (偶而，公司會摘錄更多法規字句來修飾答案，或者指出於某日通過某程式以便編製清單，或詳敘編製清單之各項程式，或是聲明掌握清單之重要性。但並未提供實際清單，或者清單連結。)

〈3〉 The company gets credit for this response although it tells the reader nothing about who those major shareholders and ultimate owners are, or where one can find the most recent information. (雖然完全未談及大股東、最終控制者身分，亦未告知讀者可於何處找到最近期資料，這樣的回答卻還是能過關。)

(3) Lack of meaningful CG disclosure points to the immaturity of the system: This is a ridiculous and frustrating game of cat and mouse. But

it does make two things clear. First, such companies have missed the point of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Second, the CG system in Taiwan is still immature. (公司治理披露缺乏有意義內容，顯示體系尚不成熟：如此官民鬥法，令人啼笑皆非。不過，卻能清楚看出兩件事：首先，這類公司沒有弄清良好公司治理的真義。其次，臺灣的公司治理制度仍未臻成熟。)

- (4) Board committee disclosure also lacks detail: Disclosure on the activities of board committees is often not much better. Taiwanese firms typically show only the dates when committees met, who was there and the broad topic of conversation, eg, approved financial reports. But such disclosure tells the reader nothing about the real content of these meetings or how the members addressed them. This raises doubts as to whether the board and its committees are fulfilling their oversight function. (董事委員會披露內容亦缺乏細節：在披露董事委員會活動方面，情況通常相去不遠。臺灣企業多半僅寫出委員會開會日期、出席人、討論的大主題，如：審核財報，卻絲毫未告知讀者會議真正內容為何、委員如何開會，令人不禁懷疑董事會及各董事委員會是否善盡監督職責？)
- (5) Who do independent directors work for(獨董替誰服務)?

- 〈1〉 ...seen to work for the person nominating them: The prevalence of a dual chair/CEO and the lack of lead independent directors is also apparent in Taiwan. None of the firms we evaluated designated their chair as independent and it is common for the chair and CEO to be the same person - the case in 329 of 944 TWSE-listed firms as of the end of 2019. None of the firms we looked at has a lead independent director. (獨董被視為替提名者服務：董事長常兼任執行長、沒有首席獨董也都是臺灣明顯現象。ACGA所評估之企業，其董事長未採獨立董事長制，且董事長和執行長經常為同一人(截至108年底，全體944家上市公司中，共329家)，此外受評企業亦皆無首席獨董。)
- 〈2〉 Regulators boost number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but that may not help: Regulators aimed to address this, somewhat, in January 2020 by boosting requirements for the number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For listed firms with more than NT\$600m in paid-in capital, if the chair and general manager are the same person or are spouses or first-degree relatives, the company must appoint at least four independent directors by 31 December 2023. But it is doubtful that this will do much good. Although these independent directors will be

required to meet a range of independence criteria,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y are generally nominated by the controlling/major shareholders they are supposed to oversee.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ten demonstrate allegiance to the parties that nominate them and are even included in media tallies of who controls a board.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of where the letter of the law has been met, but the spirit is disregarded. (主管機關增加獨董人數，但或許無濟於事：主管機關於109年1月提高獨董人數要求，期盼多少解決前述問題。上市櫃公司實收資本額達6億元，且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應於112年12月31日前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4人。然而，此舉恐難有太多效果。獨董雖需滿足多項「獨立性」條件，但其任務本為監督控股股東/大股東，卻通常由控股股東/大股東任命，也往往可見效忠於任命者之跡象，媒體甚至會在計算董事會控制權落入誰家時，將獨董席次計入。這又是另一個遵循法條字句，而忽視法條精神的例子。)

(五)綜上，世界銀行2019年評比我國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之表現退步，審視其主要原因係董事責任指數、股東訴訟容易指數及股東權利指數較弱；又亞洲公司治理協會2021年評鑑我國公司治理排名第4名，創歷年最佳成績，惟公司治理實施品質欠佳，未能帶

動企業實質變革，流於形式，況有官民鬥法之態，金管會與經濟部允應切實檢討精進，增進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有效落實公司治理，接軌國際。

參、處理辦法：

- 一、抄調查意見一及五，函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經濟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 二、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賴振昌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2 月 8 日